

文化传统与当下

席媒题

石碾上的情理

□范淑玉

来城里快二十年了,我每每想起在乡下推碾的一些小事情来,心里就暖暖的。

村里的石碾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,连点怪味都没有。碾边破了的时候,不用吩咐,谁发现了谁补上,以免乡邻们漏掉了粮食。赶上用碾的高峰,这个还在碾着,后边早就等上了,不管是自己碾,只要有空大伙儿一点也不吝啬力气,总是说笑着互相帮着推,气氛融洽得很,赶上

挨着号的人没来,后边的人帮衬着就把放在一边的粮食给碾好了放在一边,也不怕丢了,当然更不存在欠谁情的问题,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。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电磨很少,一个村子里总有几盘石碾,石碾是共同的石碾,每天总有碾不完的东西。这个端着簸箕,那个挎着箢子,再有就是拿着瓢的,里面盛着各类要碾的东西。生活困苦的时候,粮食不多,差不多石碾上天天有碾豆子的,石碾上碾了

豆子后,豆腥味很大,如果赶上家碾小米或者玉米的话,不把豆腥味除了根本就没办法,如果碰巧有人碾了豆面没把豆腥味去掉,村人来推碾的时候,又没带多余的粮食去除碾上的豆腥味,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

多年来,我推了好多次碾,就没有遇到一次豆腥味,不是我运气好,是因为乡邻们每每碾完豆子后,再用别的东西在碾上滚滚,不管有人没人大家都这么做,如此一来就把豆腥味消磨掉了,这样就不会让别人

来推碾的时候难堪。

我知道每次我家去推碾的时候,如果还推别的,碾豆面一般放在最后,等碾完豆面后,母亲再从小瓢里倒出来一些玉米渣或者地瓜面,让我们推着石碾翻来覆去碾。其实我清楚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再碾,一般喂猪等牲畜根本不用那么细,可次次只要碾了豆面,“光碾”(把碾打扫干净)是必须的,碾完后,母亲用扫帚把碾扫得干干净净,确保碾无味干净了才离开。

其实老实巴交的乡邻们不

懂得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的大道理,他们心里只是清楚,自己用碾的时候干干净净,自己用完了也要让碾干干净净留给后面的人,甭管有没有人监督都要这么做,要不心里就不舒服,对不起自己的良心,望人好就是望自己好这么简单。

小小的一盘石碾,却在推碾过程中折射出了做人的根本:那就是干什么事,要多替别人想想,只有心里装着别人,别人才会装着你。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,这个社会也就更和谐了。

【被误解的孔子之三】

孔子是道德主义者吗?

□鲍鹏山

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,所以,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。

其实,这是一个误解。

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,他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。更为可贵的是,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,从而为我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。

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,破坏礼制的人,或者面对邪恶无动于衷的人,这在《论语》和《孔子家语》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言语和行动的例子。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性的体现,也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体现——面对不道德的人和事,面对邪恶,面对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众暴寡,强凌弱,有着基本的善恶判断和良知的正常人会在心理上发生“道德的痛苦”,并自然地表达出道德的义愤。孔子也不例外,但他并不特别突出——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加敏感。

但是,我们不要忘记了《论语》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话:人而不仁,疾之已甚,乱也。(《论语·泰伯》)对不仁的人,恨得太过分,也是祸乱。我们把道德绝对化,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;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

即是不道德的。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,就如同抱薪救火。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,又如同以暴易暴。

举一个例子。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,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,面对精神崩溃、瘫倒在地的19岁的歹徒,李建华拨打120急救电话,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。

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。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,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。但是,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,却出现了争论,有不少人认为,对这样的歹徒,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。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:“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,我要扒了他的皮,抽了他的筋,吃了他的肉,砸了他的骨,吸了他的髓!”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,我看得毛骨悚然,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,忍不住留了一句话:“你更是歹徒啊!”

是的,对不仁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,会把我们自己的道德拖下水,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仁。实际上,孔子是发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:天下的很多祸乱,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。所以,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。

孔子有一个学生,叫公伯寮,他可能是孔子学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,被后人称之为“圣门蠹螣”。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

刻,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,导致子路丢了职务,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。

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,对孔子说:“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,如果你允许的话,我有力量杀了他,让他暴尸大街。”

孔子说:“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,那是命,如果我的道行不通,那也是命。跟公伯寮没关系。”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,但断然不能听他的杀人的建议。这就是是非判断力。

公伯寮坏,但是假如我们用杀人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,那我们就更坏。用极端的手段,用杀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,是恐怖主义行为。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?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?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。而且,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。

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。恐怖主义、恐怖行为,可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,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,结果更不道德。所以,人类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一切形式、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孔子不是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。这一点,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,我们的民族也因此非常非常幸福和幸运。

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,他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。更为可贵的是,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,从而为我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。

做人做事,不能太刻意,刻意会显得太有心机。也不能太曲意,曲意会变得很烦琐。做人干净利索一点,洒脱一点,直率一点,是近乎君子的。而刻意去实行道德,曲意去体现善意,结果是让道德变味,使自己变态。实行道德的结果,应该是让我们更加舒展,而不是扭曲。

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上记载了这样两件事:鲁国有一条规定,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,如果有人碰见了,把他们赎出来,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。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,很人道,并且具备可行性。

孔子的弟子子贡(端木赐)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,回国后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花费的赎金。他认为,这样才显得道德,这样才像孔子的学生,才不辱没孔子学生的名声。可是孔子不这么看。他对子贡说:“赐呀,你这样做,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。你如果收下国家的报销金,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;而你不肯报销你付出的赎金,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。”

为什么呢?因为,作为个人,子贡愿意放弃赎金,这是他的自由,无可厚非,更何况你还以此显示了你的高尚。但你的这个做法使得其他准备救赎鲁国奴隶的人陷入尴尬的境地:向子贡学习,就意味着自己要作出经济上的牺牲;不向他学习,又显得没有人家境界高。

我们知道,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,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。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。

最后的结论就是:只有索性不救赎奴隶,才可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。这么一来,不仅鲁国的赎人法成了一纸空文,那些在外国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。

可见,极端的道德如同悬崖峭壁,只有攀崖高手才能攀登,一般人只好绕道而行。

另一件事恰巧和它相反。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,被救的人感谢他,送了一头牛,子路坦然收下了。孔子说:“从此以后,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。”明白了子贡的做法失在哪里,就自然明白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。

我们乐于做好事,尤其乐于做惠而不费的好事;我们乐于做好事,并且不求报答,但对做好事的人给予适当报答,或金钱和财物,或精神上的表彰,可以促成更多的人做好事。

孔子,确实是明察秋毫,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在这两个故事之后,评论道:孔子见之以细,观化远也。

孔子在细微之处,看出了大问题: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,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。

(鲍鹏山,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、硕导,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主讲人,《儒风大家》杂志专栏作家。)

石碑上的龙文化

□周东升

中华民族自誉为龙的传人,对龙文化的信仰无处不在。单就一通奉“真龙天子”之命而竖立的石碑,就承载着诸多龙文化的元素。

但凡一些封建帝王、达官显贵的古墓地,或者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官阙庙宇、寺院道观,总能见到一些石碑的踪迹。这些石碑或歌功颂德,或诰封晋爵,展示着森严的等级色彩,透射出凝重的沧桑气息。尤其是那些被俗称为“龟驮碑”的石刻,更蕴含着深远而丰厚的龙文化因子。

在儒家文化圣地曲阜孔庙内的十三碑亭,就有多通这样的石碑。其中气势最为恢

弘、规制最为显赫的,非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所立的那通莫属。该碑位于北排东起第三座碑亭内,碑首刻龙纹,碑趺为“巨龟”。仅碑身就重约35吨,加上碑下的“龟”座、水盘,总重达65吨之巨。碑材采自北京的西山,碑文为康熙皇帝御书。

这座石碑是一通广为人知的“龟驮碑”,来此览胜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瞻,拍照留念。其实,该碑的碑座并非神龟,而是传说中的龙之九子之一——赑屃(bixi)。在我国传统龙文化的信仰中,有龙生九子之说,它们由大到小依次为囚牛、睚眦、嘲风、蒲牢、狻猊、赑屃、狴犴、螭吻。九子形象独特,各有所好,各具其能。

赑屃,又名霸下,形似龟,是龙之九子中的老六,力大无穷,喜好背负重物。传说赑屃曾是顽劣之兽,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,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,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。大禹依其所长,安排它推山挖沟,疏通河道,为治水作出了贡献。洪水治服后,大禹担心它再四处撒野,便搬来一通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,上面刻写上赑屃治水的功绩,安放到它的背上,让它时时驮着。沉重的石碑压得赑屃无法随便行走,它只好挣扎着向前昂起头,四只脚拼命地撑着。这便成了众人心目中那个总是扭着头四处观望的赑屃形象。

赑屃和龟虽十分相似,但细看却有差异,赑屃有一排牙



孔庙十三碑亭内的赑屃首赑屃趺石碑

真的简单色彩。

在这座石碑的碑首,有两个造型生动的龙形图案,它们则是龙的第八个儿子——赑屃。赑屃身似龙,头像狮,平生好文,尤爱书法。我国碑碣的历史悠久,瑰丽多姿,它们有的造型古朴,雕刻精美;有的刻写精到,气韵生动;也有的碑文脍炙人口,千古称绝。而赑屃十分爱好这种闪耀着艺术光彩的碑文,便攀爬到石碑的碑首,去衬托这些传世的艺术珍品。它们互相盘绕着,看上去似在慢慢地蠕动,和底座的赑屃上下呼应,将整座石碑装饰得更为典雅秀美,灵动自然。

龙文化何其丰富多彩,由一通古老的石碑就可窥见一斑。